



READ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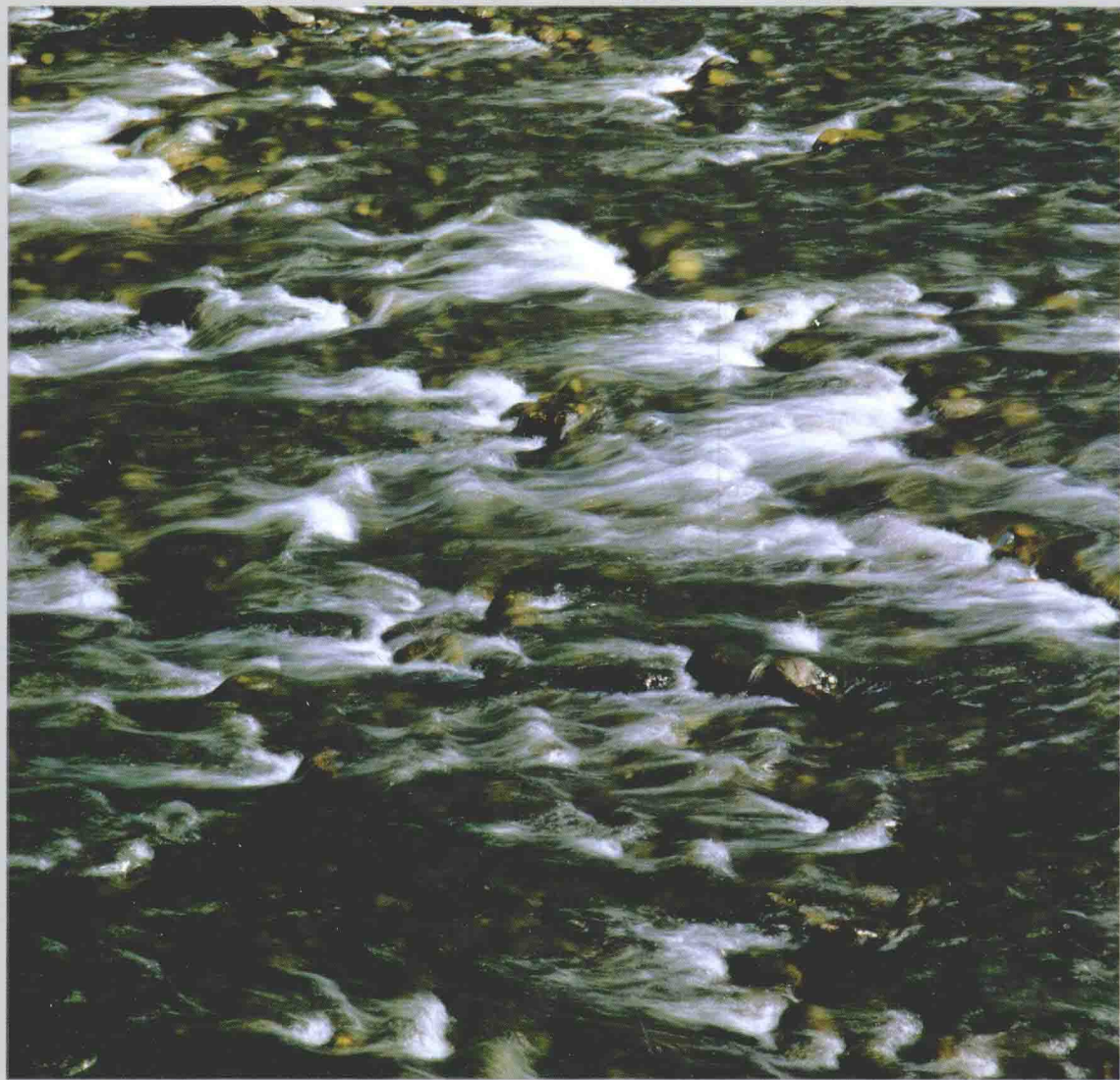
读者[®]

合订本

2004.13—24 / 总第330—341期

珍藏版

◎ 博采中外 ◎ 荟萃精华 ◎ 启迪思想 ◎ 开阔眼界 ◎



刊号: CN62-1118/Z ISSN 1005-1805

读者杂志社

把梦想交给自己

● 琴 琴

(吉祥摘自《山东青年报》)

DUZHE

读者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国内邮发代号: 54-17

国外发行代号: M 1161

编委会主任: 傅保珠

顾问: 胡亚权

主 编: 彭长城

副主编: 陈泽奎

编辑部副主任: 李剑冰 袁勤怀

责任编辑: 富康年

编 辑: 侯润章 王 伟

编辑部电话: (0931) 8773354

美术编辑: 任 伟

美术部电话: 8773353

经营部副主任: 康力平

广告 8773309 杜孟瑛

发行 8773309 王 熒 张笑阳

服务部 8773350 白熠峰

通 联 8773352 李乐 陈亚耘

编辑: 读者杂志社

出版: 甘肃人民出版社

制版: 《读者》电脑设计室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发行: 兰州市邮政局

通讯 (投稿) 地址:

(730030) 中国·甘肃省 兰州市

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 杂志社总机: (0931) 8773352

8773354

电子信箱 (E-mail):

tougao_dz@duzhe.cn

社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甘工商广字 6200004000088 号

广告总代理:

北京嘉林福邦广告有限公司

电话: (010) 51001299

《读者》(乡村版)、《读者欣赏》、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同时出版

2004年第13期 (总 330 期)

文 苑

· 卷 首 语 · 把梦想交给自己 琴 琴 1

· 名家名篇 · 幽径悲剧 季羨林 4

· 文 苑 · 为你的朋友唱一支安慰的歌

瑞贝卡·伍尔夫 5

用双脚和热情生活 唐纳德·柯蒂斯 6

铁口相士箴言 刘 墉 14

配合你的到来 飒 飒 18

一地硬币的感动 子 苜 38

飞翔的翅膀 贝沙尼·霍姆叶 50

· 幽默小品 · 牧师的乐趣 王寿来 48

原创精品

学会感恩 肖复兴 8

一次难忘的旅程 陶 靖 58

人 物

· 人 物 · 悲欣交集 王开林 10

社 会

· 杂谈随感 · 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 张田勘 26

鱼鳞 星 竹 32

金钱观念后面的人生 魏 礼 36

性感的进化 毕淑敏 43

氛围 许博渊 46

同事 王新利 52

· 社会之窗 · 一个农村教师的一天 卢 杰 33

· 今日话题 · 日本,雄狮身边的闹钟 郭梓林 20

人 生

· 人 世 间 · 风雪千里送心脏 兰 心 16

玻璃匠和他的儿子 梁晓声 40

· 两代之间 · 母爱>爱母 黄永达 23

母亲的泪(外一篇) 赵鑫珊 30

母亲的牙托 晓 肖 42

· 人生之旅 · 变老与成长 俞敏洪 19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百种全国
重点社科期刊



甘肃省
一级名牌期刊

·心 声·

记得三年前，有次在校学生会主办的报纸上，看见一位同学撰文批评《读者》过于矫情，缺乏对民生尤其是民权的关注，忘却了作为中国第一期刊所应肩负的责任，从而误导学生难以认识社会真面目，当时深以为然。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感受到情感道德对于社会的重要润滑作用，觉得那位同学过于偏激，而且《读者》也一直在努力改进！祝读者更上层楼。

云南读者/胡超然

几天前，去一个盲人理疗中心做足疗。因为无聊，想要一本杂志打发时间，盲女孩拿出一本《读者》，并且说这里只有这一种杂志。我告诉她，我每一期都有。她好奇地问：“九毛八的时候也有吗？”我说：“有。”她会心地笑了。我突然感觉心酸，由于无常的命运，春天来了，她却再也看不见，也看不到她曾经深爱的《读者》。但她的笑容依然灿烂，《读者》的养分已深深溶入她的生命，春天和她永远在一起……

黑龙江读者/王 烟

《读者》现在开通了短信交流平台，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评选最喜欢的文章，并把自己的感悟、建议、意见发送给我们，还有机会获得奖品。详情请见本刊2004年第12期短信平台广告。

七 月 A 目 录

人 生

·婚姻家庭· 伟人的情书 晴 朗 24

·青年一代· 能给予就不贫穷 马 旭 51

生 活

·生活之友· 一个消防员的职业信条 余 刚 39

糊涂的哲学 戴尔·卡耐基 44

·心理人生· 上帝不忍心让我的妈妈去洗衣 玛莉·凯恩 28

已经很好 莫小米 37

不留余地的狼 陈 仓 45

·经营之道· 比三个商人更精明的专家 蒋光宇 15

知 识

·趣味科学· 作者是谁？让数学来证明 鲁秋枫 60

看 世 界

·在 国 外· 美国人的内心世界 阿达·巴斯基娜 54

招收女研究生的烦恼 寒 树 56

·他 山 石· 瑞典人的“三不争” 李遵白 62

点 滴

·漫画与幽默· 漫画与幽默 34

·言 论· 言论 29

·意 林· 意林 王玉北 47

·补 白· 爱如半夜汽笛 村上春树 9

生命 喻丽清 13

巴西咖啡的浓香 查一路 22

时节总宜人 李纯恩 25

从墓地到金矿 刘大钟 49

人生三象 雷抒雁 53

交 流

·编读往来· 短信平台 64

·封 面· 我心飞翔(摄影)



燕园一角

出家门，向右转，只有二十步，就走进一条曲径。有二十三年之久，我天天走过这一条路，到办公室去。因为天天见面，也就成了司空见惯，对它有点漠然了。然而，这一条幽径却是大大有名的。记得在五十年代，我在故宫的一个城楼上，参观过一个有关《红楼梦》的展览。我看到由几幅山水画组成的组画，画的就是这一条路。足征这一条路是同这一部伟大的作品有某些联系的。至于是什么联系，我已经记忆不清。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是一点印象：这一条平平常常的路是有来头的，不能等闲视之。

这一条路在燕园中是极为幽静的地方，学生们称之为“后湖”，他们很少到这里来的。我上面说它平平常常，这话有点语病，它其实是颇为不平常的。一面傍湖，一面靠山，蜿蜒曲折，实有曲径通幽之趣。山上苍松翠柏，杂树成林；无论春夏秋冬，总有翠色在目。不知名的小花，从春天开起，过一阵换一个颜色，一直开到秋末。到了夏天，山上一团浓绿，人们仿佛是在一片绿雾中穿行。林中小鸟，枝头鸣蝉，仿佛互相应答。秋天，枫叶变红，与苍松翠柏，相映成

季羨林

幽径悲剧

趣，凄清中又饱含浓烈，几乎让人不辨四时了。

小径另一面是荷塘，引人注目主要是在夏天。此时绿叶接天，红荷映日。仿佛从地下深处爆发出一股无比强烈的生命力，向上，向上，向上，欲与天公试比高，真能使懦者立怯者强，给人以无穷的感染力。

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湖中，一到冬天，当然都有白雪覆盖。在湖中，昔日的潋潋的绿波为坚冰所取代。但是在山上，虽然落叶树都把叶子落掉，可是松柏反而更加精神抖擞，绿色更加

浓烈，意思是想把其他树木之所失，自己一手弥补过来，非要显示出绿色的威力不行。再加上还有翠竹助威，人们置身其间，决不会感到冬天的萧索了。

这一条神奇的幽径，情况大抵如此。

在所有的这些神奇的东西中，给我印象最深、让我最留恋难忘的是一株古藤萝。藤萝是一种受人喜爱的植物，清代笔记中有不少关于北京藤萝的记述。在古庙中，在名园中，往往都有几棵寿达数百年的藤萝，许多神话故事也往往涉及藤萝。北大现在的燕园，是清代名园，有几棵古老的藤萝，自是意中事。我们最初从城里搬来的时候，还能看到几棵据说是明代传下来的藤萝。每到春天，紫色的花朵开得满棚满架，引得游人和蜜蜂猬集其间，成为春天一景。

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评价，在众多的藤萝中，最有特色的还是幽径的这一棵。它既无棚，也无架，而是让自己的枝条攀附在邻近的几棵大树的干和枝上，盘曲而上，大有直上青云之概。因此，从下面看，除了一段苍黑古劲像苍龙般的粗干外，根本看不出是一株藤萝。每到春天，我走在树下，眼前无藤萝，心中也无藤萝。然而一股幽香蓦地闯入鼻官，嗡嗡的蜜蜂声也袭入耳内，抬头一看，在一团团的绿叶中——根本分不清哪是藤萝叶，哪是其他树的叶子，隐约看到一朵朵紫红色的花，颇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意味。直到此时，我才清晰地意识到这一棵古藤的存在，顾而乐之了。

经过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不但人遭劫，花木也不能幸免。藤萝们和其他一些古丁香树等等，被异化为“修正主义”，遭到了无情的诛伐。六院前的和红二三楼之间的那两棵著名的古藤，被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是否也被踏上一千只



脚，没有调查研究，不敢瞎说；永世不得翻身，则是铁一般的事实了。

茫茫燕园中，只剩下了幽径的这一棵藤萝了。它成了燕园中藤萝界的鲁殿灵光。每到春天，我在悲愤、惆怅之余，惟一的一点安慰就是幽径中这一棵古藤。每次走在它下面，嗅到淡淡的幽香，听到嗡嗡的蜂声，顿觉这个世界还是值得留恋的，人生还不全是荆棘丛。其中情味，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足为外人道也。

然而，我快乐得太早了，人生毕竟还是一个荆棘丛，绝不是到处都盛开着玫瑰花。今年春天，我走过长着这棵古藤的地方，我的眼前一闪，吓了一大跳：古藤那一段原来凌空的虬干，忽然成了吊死鬼，下面被人砍断，只留下段悬在空中，在风中摇曳。再抬头向上看，藤萝初绽出来的一些淡紫的成串的花朵，还在绿叶丛中微笑。它们还没有来得及知道，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干已经被砍断，脱离了地面，再没有水分供它们生存了。它们仿佛成了失掉了母亲的孤儿，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连痛哭也没有地方了。

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总是供过于求，经常为一些小动物、小花草惹起万斛闲愁。真正的伟人们是决不会这样的。反过来说，如果他们像我这样的话，也决不能成为伟人。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注定是一个渺小的人，也甘于如此，我甘于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流泪叹气。这一棵古藤的灭亡在我心灵中引起的痛苦，别人是无法理解的。

从此以后，我最爱的这一条幽径，我真有点怕走了。我不敢再看那一段悬在空中的古藤枯干，它真像吊死鬼一般，让我毛骨悚然。非走不行的时候，我就紧闭双眼，疾趋而过。心里数着数：一，二，三，四……一直数

到十，我估摸已经走到了小桥的桥头上，“吊死鬼”不会看到了，我才睁开眼走向前去。此时，我简直是悲哀至极，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来欣赏幽径的情趣呢？

但是，这也不行。眼睛虽闭，但耳朵是关不住的。我隐隐约约听到古藤的哭泣声，细如蚊蝇，却依稀可辨。它在控诉无端被人杀害。它在这里已经呆了二三百年来，同它所依附的大树一向和睦相处。它虽阅尽人间沧桑，却从无人害之意。每年春天，就以自己的花朵为人间增添美丽，焉知一旦毁于愚氓之手。它感到万分委屈，又投诉无门。它的灵魂死守在这里。每到月白风清之夜，它会走出来显圣的。在大白天，只能偷偷地哭泣。山头的群树，池中的荷花是对它深表同情的，然而又受到自然的约束，寸步难行，只能无言相对。在茫茫人世中，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哪里有闲心来关怀一棵古藤的生死呢？于是，它只有哭泣，哭泣，哭泣……

世界上像我这样没有出息的人，大概是不多的。古藤的哭泣声恐怕只有我一个能听到。在浩茫无际的大千世界上，在林林总总的植物中，燕园的这一棵古藤，实在渺小得不能再渺小了。你倘若问一个燕园中人，决不会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一棵古藤的存在，决不会有任何人关心它的死亡的，决不会有任何人为之伤心的。偏偏出了我这样一个人，偏偏让我住到这个地方，偏偏让我天天走这一条幽径，偏偏又发生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悲剧；所有这一些偶然性都集中在一起，压到了我的身上。我自己的性格制造成的这一个十字架，只有我自己来背了。奈何，奈何！

但是，我愿意把这个十字架背下去，永远永远地背下去。

（廖丛林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散文百年精华·增订本》一书）



为你的朋友唱 一支安慰的歌

●瑞贝卡·伍尔夫

○赵敏 陈景玉译

当她靠在你的肩上哭泣，

你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

那么就轻轻地告诉她，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当她说她的心已经碎了，

她的灵魂感到孤独，
那么就告诉她你爱她。
当你听到她的呼吸慢慢均匀，

看到她滑然泪下，
只要把她的眼泪一滴一滴擦干，

告诉她每个人都会哭泣。

她很快就会抬起头望着你，

也许已经开始微笑，
谢谢你能在这里，
陪她度过这个痛苦的时刻。

你凝视着她炯炯有神的眼睛，

并且说：

你是她的依靠，

一切都会好起来。

（罗艳琳摘自华夏出版社《心灵么么茶》一书）



对于自身的缺陷，我从不怨天尤人，相反，我感谢上帝。因为，正是由于这些缺陷，我才认识了我自己，才开创了我的事业，才找到了我的上帝。

海伦·凯勒

用双脚和热情生活

〔美〕唐纳德·柯蒂斯 ○李 威编译

读完信，我的心里不禁感到一阵狂喜，因为困扰了我多时的难题终于有人愿意为我解决了，看来，我的祈祷即将变为现实了。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人选，能将我星期天的演讲转录成文字，但是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能够直接把录音带上的内容转录成文字的人。当时，具有自动倒带功能的录音机还没有制造出来，因此，要把录音带上的内容转录成文字，必须要一手操作录音机，一手打字，要做到这一点确实非常不容易。在那段时间里，每当看见越堆越高的录音带却又不能将它们转录成为文字，以便将来汇编成书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灰心丧气的感觉。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此刻，我竟然收到了玛莉·露易丝·卓拉斯的来信。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立即按照信上给的电话号码拨通了电话，并要求跟她谈谈。

但是，我却听到一个女性的声音很友好地答道：“我很乐意为您向她转达您的意思。”

“哦，非常感谢您，我想跟她本人谈谈，可以吗？”我问道。

“哦，非常抱歉，她现在不能马上过来接电话，”那个声音仍旧很友好地答道，“请把您



此刻，我正坐在办公桌前，将一天来收到的在办公桌上堆得高高的信件分类整理。突然，其中的一封信吸引了我的目光，因为信封上我的地址是用打字机打上的那种非常漂亮的字体。顿时，我觉得这封信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吸引着我，于是，我第一个就拆阅了它。

拆开信，我发现在那张价格不菲的信纸上，信的正文仍旧是用和信封上一样漂亮的浅褐色字体打印的，整封信的格式准确无误，排版美观大方，可以说，这封信简直就是所有私人信件的最佳范例。正是因为它的完美无缺，吸引我读了下去：

亲爱的柯蒂斯博士：

上个月，在福克斯·威尔希尔剧院，我有幸聆听了您关于心灵科学的星期日讲座。听了您的讲座，我深受感动，并且，从您的讲座中，我获益匪浅。我认为您应该将您的讲座汇集成书，以便让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从中获得鼓励和教益。

鉴于这种情况，我特地向您提一个建议：如果您愿意将每个星期天的讲座录音带送来给我的话，我非常乐意用打字机为您将它们打印出来，然后，我会将打印好的文稿和录音带一起奉还给您。

我真的非常希望您能够允许我为您做这件事，我也非常希望能将您带给我的巨大收获与别人一起分享。您只需让您的秘书给我打个电话，我就会安排人员在每个星期一的早晨前去取录音带。

愿上帝保佑您，保佑您伟大的工作。

您真诚的

玛莉·露易丝·卓拉斯谨上

信尾的签名也是用和信封以及信的正文一样漂亮的浅褐色字体打印的，整封信从头至尾竟然看不到任何手写体的字句。



要对她说的告诉我吧，我会为您转达的。”

“非常感谢，”我说，“请您告诉卓拉斯小姐，唐纳德·柯蒂斯已经看过她的那封美妙的信了，特地回电话给她。”

“她会很高兴您能打电话给她，”那个声音答道，“那您能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拿您的星期天讲座的录音带吗？”

“哦，我很乐意亲自为她送过来。”我很想直接接触这位给我写信的天使，于是，我执意地答道。

“哦，柯蒂斯先生，您完全没有必要那样做。明天中午，请您将录音带放在您的办公室，到时候会有人去拿的。噢——卓拉斯小姐自己有录音机。周末之前，我们会把录音带和文稿送回您那里的。”

“非常感谢，”我答道，“我会按照你们的要求，明天中午将录音带放在我的办公室里。”

对于这种神秘的安排，我虽然感到迷惑不解，但是，我还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自动送上门来的好运。

两天之后，第一卷录音带和几页打印好的文稿送回到了我的办公室。文稿还是用那种漂亮的浅褐色字体打印的，并且，每一页都打得非常完美，行与行、字与字之间的间隔都非常一致，就连页边的空白竟然也是一致的，而且，全篇找不到任何一处错误。当我从头至尾读完文稿的时候，我简直高兴极了，这不正是要将我的星期天讲座汇编成书所需要的初稿吗？我爱不释手地摩挲着那几页文稿，然后，抓起了电话，我要立刻打电话给卓拉斯小姐，我要好好地感谢她。但是，接电话的却仍旧是那个非常友好的声音。

“喂，您好，”我说，“我是唐纳德·柯蒂斯。我可以跟卓拉斯小姐说话吗？她把文稿打得这么漂亮这么好，我要好好谢谢

她。”

“哦，您好，柯蒂斯博士，”她回答道，“我会将您的话转达给卓拉斯小姐。她一定会非常高兴您打电话过来的。请您不要忘了，星期一的早上，务必要将您星期天讲座的录音带放在您的办公室，我们会像以前一样派人去取的。”

就这样，我们的关系维持了将近一年。在这一年里，我每个星期都能收到打得非常漂亮的文稿。终于，我收集了足够我出版第一本书所需要的最佳“材料”。但是，我却始终也没能够见过我那神秘的打字天使，甚至连和她直接通电话的机会都没有过。但是，我却收到了她寄给我的用与她为我打印的文稿相同的风格打成的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一天下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私人电话，电话里仍旧是那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她说：“柯蒂斯博士，我现在替卓拉斯小姐打电话给您。今天下午五点，她想邀请您过来喝茶，不知您是否有空？”

哦，真是谢天谢地，殊不知我早就想去拜访她了！我立即欣然接受了邀请。下午五点整的时候，我准时赶到了她给我的地址。这时，一位态度和蔼的女士出来迎接我，从她的声音里，我立刻就认出了她就是平时和我联系的那位女士。

“下午好，柯蒂斯博士。您能光临真是太好了！卓拉斯小姐正在起居室里等您呢。”

接着，我跟她来到了一个温暖、舒适的房间里。一位年轻的女子正坐在屋子中间的轮椅上。她的头歪向一侧，脸上呈现出一种痛苦的表情。不仅如此，她的双手紧握着的，放在两腿之间，身体不停地抽搐着，而当她微笑或者说话的时候，则必须要仰起脸。说实在的，她的这副模样，真让人感到非常痛苦，但是，在她——玛莉·露易丝的身上，我

看到的却是喜悦和愉快！

在她轮椅前面的平台上，并排放着一台大录音机和一台老式的打字机。当我们寒暄之后，玛莉·露易丝就抬起一只脚，用脚趾按下录音机的放音键，让它先播放片刻，然后又用脚趾在打字机上打下那段刚放过的内容。然后，就又重复这一程序。当她用双脚熟练地完成整个程序之后，她将双手紧握着放在两腿之间，以免双臂连续抖动。然后，她艰难地仰起脸望着我，脸上洋溢着自豪的微笑。

从降临人间的那一刻起，玛莉·露易丝就患有大脑性麻痹症，但是，她却凭借着坚忍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来训练运用双脚的技巧，最终战胜了所面临的障碍。那位我早已在电话中所熟知的非常友善的女士则是她的忠贞不渝的伙伴、朋友以及护士。她们两人始终形影不离，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她们的生命不仅充实丰满而且富有意义。

自从玛莉·露易丝第一次为我打印文稿以来，一直持续了好多年，在这这么多年里，她却从来没有向我索取过任何报酬。在她用脚趾为我打印的数千页文稿中，我从来没有发现任何错误。

多年以来，这位非凡的女士已经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她不仅有着一颗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心灵，而且，她始终用她那满腔的热情无私地帮助别人，过着充实丰满而又富有意义的生活。虽然，她的任何行为都必须依靠她的双脚来完成，但是，她却好像全然不受困扰似的，从不怨天尤人，从不自暴自弃，内心始终充满着欢乐，充满着自信，以百倍的热情和顽强的毅力去面对生活，去面对生命。

正是因为这位乐于助人的美丽的天使，我的生活才变得更加充实、更加丰富、更加幸福、更加富有意义。



(译者自荐，李晓林图)



学会感恩

西方有一个感恩节。那一天，要吃火鸡、南瓜馅饼和红莓果酱。那一天，无论天南地北，再远的孩子，也要赶回家。

总有一种遗憾，我们国家的节日很多，惟独缺少一个感恩节。我们可以东施效颦吃火鸡、南瓜馅饼和红莓果酱，我们也可以千里万里赶回家，但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感恩，团聚的热闹总是多于感恩。

没有阳光，就没有日子的温暖；没有雨露，就没有五谷的丰登；没有水源，就没有生命；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自己；没有亲情友情和爱情，世界就会是一片孤独和黑暗。这些都是浅显的道理，没有人会不懂，但是，我们常常缺少一种感恩的思想和心理。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小时候背诵的诗句，讲的就是要感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衔环结草，以报恩德，中国绵延多少年的古老成语，告诉我们的也是要感恩。但是，这样的古训并没有渗进我们的血液，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无论生活还是生命，都需要感恩。

蜜蜂从花丛中采完蜜，还知道嗡嗡地唱着道谢；树叶被清风吹得凉爽，还知道飒飒地响着道谢。但是，我们还不如蜜蜂和树叶，有时候，我们往往容易忘记了需要感恩。

没错，感恩的敌人，是忘恩负义。但是，真正忘恩负义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人们常常对别人给予自己的帮助和情谊、恩惠和德泽，以为是理所当然，便容易忽略或忘记，

有意无意地站在了感恩的对立面。难道不是吗？我们父母给予我们的爱，常常是细小琐碎却无微不至，不仅常常被我们觉得就应该是这样，而且还觉得他们人老话多，树老根多，嫌烦呢。而我们自己呢，哪怕是同学或是情人的生日，都不会错过他们的PARTY，偏偏记不清父母的生日，就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懂得感恩的人，往往是有谦虚之德的人，是有敬畏之心的人。对待比自己弱小的人，知道要躬身弯腰，便是属于前者；感受上苍懂得要抬头仰视，便是属于后者。因此，哪怕是比自己再弱小的人给予自己的哪怕是一点一滴的帮助，这样的人也是不敢轻视、不能忘记的。跪拜在教堂里的那些人，仰望着从教堂彩色的玻璃窗中洒进的阳光，是怀着感恩之情的，纵使我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我总是被那种神情所感动。

恨多于爱的人，一般容易缺乏感恩之情。心里被怨愁怨恨涨满的人，便容易像是被雨水淹没的田园，很难再吸收进新的水分，便很难再长出感恩的花朵或禾苗。

不懂得忏悔的人，一般也容易缺乏感恩之情。道理很简单，这样的人，往往惟我独尊，一切都是他对，他从来都没有错，对于别人给予他的帮助，特别是指出他的错误弥补他闪失的帮助，他怎么会在意呢？不仅不会在意，而且还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帮助是多余是当面让他下不来台呢。这样的人，心如冰硬板结的水泥地板，水是打不湿的，便也就难以再松软得能够钻出惊蛰的小虫来，鸣叫出哪怕再微弱的感恩之声来。





财富过大并钻进钱眼里出不来，和权力过重并沉溺权力欲出不来的人，一般更容易缺乏感恩之情。因为这样的人会觉得他们是施恩于别人的主儿，别人怎么会对他们有恩且需要回报呢？这样的人，大腹便便，习惯于昂着头走路，已经很难再弯下腰、蹲下身来，更难于鞠躬或磕头感恩于人了。

虽说大恩不言谢，但是，感恩一定不要仅发于心而止于口，对你需要感谢的人，一定要把感恩之意说出来，把感恩之情表达出来。美国曾经有这样一则传说，一个村子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吃饭，母亲端上来的却是一盆稻草。全家都很奇怪，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母亲说：“我给你们做了一辈子的饭，你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感谢的话，称赞一下饭菜好吃，这和吃稻草有什么区别！”连世上最不求回报的母亲都渴望听到哪怕一点感谢的回应，那么我们对别人给予的帮助和恩情，就更需要把感恩的话说出来。那不仅是为了表示感谢，就更是一种内心的交流，在这样的交流中，我们会感到世界因这样的息息相通而变得格外美好。

我在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湖南两姊妹在小时候一次落水，被一个好心人救起，那人没有留下姓名就走了。两姊妹和她们的父母觉得，生命是人家救的，却连一声感谢的话都没有对人家说，发誓一定要找到这个恩人。他们整整找了20年，两姊妹的父亲去世了，她们和母亲接着千方百计地寻找，终于找到了这位恩人，为的就是感恩。两姊妹跪拜在地上向恩人感恩的时候，她们两人和那位恩人以及过路的人们都禁不住落下了眼泪。这事让我很难忘怀，两姊妹漫长20年的行动告诉我，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对有恩于你的人表示感恩。而感恩的那一瞬间，世界变得是多么的温馨美好。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几年前的一件事情。那天，我在崇文门地铁站等候地铁，一个也就四五岁的小男孩，从站台的另一边跑了过来。因为是冬天，羽绒服把小男孩撑得圆嘟嘟的，像个小皮球滚了过来。他问我到雍和宫坐地铁哪边近，我告诉他就在他那边。他高兴地又跑了回去，我看见那边他的妈妈在等着他。等了半天，地铁也没有来，我走了，准备上去打个“的”。我已经快走到楼梯最上面的出口处了，听见小男孩在后面“叔叔，叔叔”的叫我。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便站在那里等他，看着他一脑门子热汗珠儿地跑到我的面前，我问他有事吗，他气喘吁吁地说：“我刚才忘了跟您说谢谢了。妈妈问我说谢谢了吗。我说忘了，妈妈让我追你。”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孩子和那位母亲，他们让我永远不要忘记学会感恩，对世界上不管什么人给予自己的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帮助和关怀，也不要忘记了感恩。



(冷冰川图)

爱 如半夜汽笛

●〔日〕村上春树

女孩问男孩：“你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

少年想了想，用沉静的声音说：“半夜汽笛那个程度。”

少女默默地等待下文——里面肯定有什么故事。

“一次，半夜突然醒来。”他开始讲述，“确切时间不清楚，大约两三点吧，也就那个时间。什么时候并不重要，总之正是夜深时分，我完完全全孤单一个人，身边谁也没有。好吗，请你想象一下：四下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就连钟声都听不见，也可能钟停了。我忽然觉得自己正被隔离了开来，远离自己认识的人，远离自己熟悉的场所，远得无法置信。在这广大世界上不为任何人爱，不为任何人理解，不为任何人记起——我发现自己成了这样的存在。即使我就这么消失不见，也没有人觉察。那种心情，简直就像被塞进厚铁箱沉入深海底。由于气压的关系，心脏开始痛，痛得像要咔嚓咔嚓裂成两半。这滋味你可知道？”

少女点点头。想必是知道的。

少年继续说道：“这大概是人活着的过程中所能体验到的最难以忍受的一种感觉。又伤心又难受，恨不得直接死掉算了。不不，不是这样，不是死掉算了，而是假如放在那里不管，就真的死掉了，因为铁箱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这可不是什么比喻，是真的。这也就是深夜里孤孤单单醒来的含义。这你也明白？”

少女再次默默点头。少年停了一会儿。

“不过当时听见很远很远的地方有汽笛声，非常非常遥远。到底什么地方有铁路呢？莫名其妙。总之就那么远。声音若有若无，但我知道那是火车的汽笛声，肯定是。黑暗中我竖耳细听，于是又一次听到了汽笛声。很快，我的心脏不再痛了，时针开始走动，铁箱朝海面慢慢浮升。而这都是因为那微弱的汽笛声的关系。汽笛声的确微弱，听见没听见都分不清，而我就像爱那汽笛一样爱你。”

少年的短小故事至此结束。这回少女开始讲她自己的故事……



(李瑞玲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夜半蜘蛛猴》一书)

长期以来，我心中一直敬佩、激赏和喜爱三位近、现代爱国诗僧，他们是八指头陀、曼殊上人和弘一法师。八指头陀专精于诗；曼殊上人能诗，能画，能文，能翻译；弘一法师则更为多才多艺，他除了精谙诗、词、文、画，还能演剧弹琴，书法和金石也得心应手。这样的大才子总使人好一阵纳罕，他的宿慧何以得天独厚？

在弘一法师身上，有许多个“想不到”，这样一位奇人和畸人（他和苏曼殊被称为“南社两畸人”），居然会不小心投胎世间，可能连造物主也感觉意外吧！想不到，他是第一个将西洋油画、音乐和话剧引入国内的人；想不到，他在东京的舞台上演出过《茶花女》，扮演的不是阿芒，而是女主角玛格丽特；想不到，他是才子，是艺术家，本该落拓不羁，却偏偏是



筱楼是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的进士，当过吏部主事，后辞官经商，先后创办了“桐达”等几家钱铺，挣得偌大一份家业，被人称为“桐达李家”。尤其难

尽头是悲哀的意思，悟性已赶上了二十岁的贾宝玉。

李叔同五岁失怙（父亲去世），十八岁时遵奉母命与俞氏（津门茶商之女）结婚。百日维新时，他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因此在当局者眼中李叔同乃是不折不扣的逆党中人，他被迫携眷奉母，避祸于沪上。

“我自二十岁到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这正是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时期。他参加城南文社的集会，与江湾蔡小香、宝山袁希濂、江阴张小楼、华亭许幻园义结金兰，号称“天涯五友”，个个都是翩翩浊世佳公子，不仅才华出众，而且风流倜傥。许幻园的夫人宋贞曾作《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的一首尤其传

悲欣交集

●王开林

个最严肃、最认真、最恪守信约的人；想不到，他在盛年，三十九岁，日子过得天好地好，却决意去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

太多的“想不到”拼贴在一起，仍旧是不完整的，是模糊的，真实的那个人。有血有肉有灵有性的弘一法师，他随时都可能穿着芒鞋从天梯上下来，让我们一睹想象中所不曾有过的另一番风采。读了他的新诗新词，我们笑了，他却不笑；我们忧伤了，他却不忧伤；我们等着他说话，他却悄悄地转过身，背影融入霞光，飘然而去，无迹可寻。

弘一法师俗姓李，幼名成蹊，字叔同，祖籍浙江平湖，先世移居津门，经营盐业。其父李

能可贵的是，他乐善好施，设立义塾（提供免费教育），创立“备济社”，专事赈恤贫寒孤寡之人，施舍衣食棺木，有“李善人”的口碑。李筱楼晚年喜好内典（佛经），尤其耽爱禅。很显然，他的言传身教对儿辈（尤其是李叔同）影响极大。童年时，李叔同常见僧人来家中诵经和拜忏，即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以床罩做袈裟，扮成和尚，口诵佛号。他儿时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位姓刘的乳母，她常教李叔同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虽只有八九岁光景，他居然能理解荣华

神，李叔同诗酒癫狂之态活灵活现：

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

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李叔同竟把杜甫呼做“小友”，真是比盛唐侧帽癫狂的“饮中八仙”还要奔放。他风神朗朗，是俊友中的最俊者，其才艺不仅使朋辈折服，也使北里的名妓为之倾心，朱慧百、李苹香和谢秋云都曾以诗扇就正于他。此时此际，国事日非，好男儿一腔热血，无处发泄，乃寄托于风月间，“走马胭脂队里”，厮磨金粉，以诗酒声色自娱，果真能“销尽填胸荡气”？“休怒骂，且

游戏”，这无疑是一句泄露少年情怀的说辞。

辛丑年（1901年），李叔同二十二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与黄炎培、邵力子等人同学。有趣的是，这个特班中举人、秀才居多，普通资格的教师根本镇不住，结果总办（即校长）何梅笙专诚请来翰林学士蔡元培做国文教授，用意自然是一物降一物，名师出高徒了。

李叔同天性纯孝，丧母之痛乃是其人生至痛。二十六岁那年，他心中再无牵挂，遂决意告别故里，留学东瀛。

母亲弃世后，李叔同改名为李哀，自号哀公。他既哀自身孤载，也哀万方多难。1906年秋天，李叔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改名李岸。而其留学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举动是，他与同窗学友创立了春柳社演艺部。翌年（1907年），祖国徐、淮地区受灾，春柳社首演《茶花女遗事》募集赈资，日人惊为创举，赞叹不绝。据老辈戏剧家欧阳予倩回忆，李叔同演戏并不是为了好玩，他的态度十分认真：“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他还特别喜欢扮演女角，在《茶花女遗事》中饰演茶花女，被日本戏剧界权威松居松翁赞为“优美婉丽”。他还在《黑奴吁天录》中饰演了爱美柳夫人。从留存至今的剧照看，李叔同居然将自己的腰肢束成楚宫细腰，细成一握，真是惊人。为了演剧，他还很舍得花本钱，光是女式西装，就置办了许多套，以备不时之需。

东京美术学校为五年学制，李叔同毕业时已是1911年春，三十二岁。这一年，他家中遭到了两次票号倒闭的池鱼之灾，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对此他处之泰

然，不以为意，倒是对于辛亥革命成功，大好河山得以光复，感到异常欢欣：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作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他的这首《满江红》并不输给岳飞的那首《满江红》，同样是力透纸背，义薄云天。他无疑

交悲
集欣

是琴心剑胆的高才，挥动如椽巨笔，哪怕一生只挥动这样一次，一生只铸下这样一首伟词，也足够了不起了！

素心人夏丐尊对素心人李叔同有一个简明的评价，即“做一样，像一样”。果然全是做的吗？当然啦，行者常至，为者常成，总须用心用力去植一棵树，才可望开花结果。但对于造化的助力，即天才，绝对不可低估。

素心人俞平伯也如是说：“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

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又岂止“像”，活脱脱就“是”，样样都能从一个“真”（真性情、真学识、真才具）字中抽绎出人之为人的神韵，够好了，是真公子自翩翩，是真名士自风流，是真高僧自庄重。

李叔同学成归国后，起初任教于上海城东女校，参与了南社的各项活动，旋即出任《太平洋报画报》主编，刊发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画报停办后，他欣然接受旧友经亨颐之聘赴杭州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改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但他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即必须给每位学生配备一架风琴。校长以经费拮据、市面缺货为由，想打折扣，李叔同则答以“你难办到，我怕遵命”，硬是逼经亨颐乖乖就范。美学家朱光潜曾称赞李叔同“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此语赞得十分到位。据画家刘海粟回忆，李叔同是中国最早使用裸体模特儿进行美术教学的人，在民智未开的当年，他能如此引领风气，真是不简单不容易。他的教学方法颇为别致，其弟子吴梦非曾回忆道：“弘一法师的海人，少说话，是行不言之教。凡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大概都可以感到。虽平时十分顽皮的一见了他老人家，一入了他的教室，便自然而然地会严肃恭敬起来。但他对学生并不严厉，却是非常和蔼的，这真可说是人格感化了。”

李叔同教得用心，弟子也学得上劲，身边有丰子恺和刘质平那样的高足，还有夏丐尊（他为人忠厚，调皮的学生暗地里都谑称他为“夏木瓜”）那样的真朋友，日子应该不会过得太郁闷。但他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认真的人决不会让任何一个日子变得骨质疏松。

戏剧家欧阳予倩曾领教过李

叔同的认真守信，在他笔下，李叔同惜时如金：

有一次他约我早晨八点钟去看他……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远，总不免赶电车有些个耽误。及至我到了他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他开开楼窗，对我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他便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

弘一法师出家时谈及自己在俗时的性情曾向寂山法师坦承：“……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曾用意于世故人情，故一言一动与常人大异。”他在母亲的追悼会上自弹钢琴，唱悼歌，让吊客行鞠躬礼，便曾被津门的亲友称做“李三少爷办了一件奇事”。夏丏尊为人敦厚，他所写的回忆文章中也颇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内容，比如这一段：“他（李叔同）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宿舍里学生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指示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说明舍监诚信未享，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惭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

李叔同并非拿夏丏尊逗乐子，这样冷峭尖刻的幽默也不是他的长项。严肃认真到那样不要半分虚伪的地步，他又怎忍看着

自己的祖国沦为军阀刀下的“蛋糕”？怎能容忍政府比妓女还要寡廉鲜耻，比奸商还要缺乏信用？又怎忍看着老百姓流离失所，草间偷活？苦闷的灵魂别无出路，他惟有去寻找宗教的精神抚慰。

说起来，李叔同出家的远因，竟是由于夏丏尊无意间所说的一句玩笑话。有一次，学校里请一位名人来演讲，李叔同与夏丏尊却躲到湖心亭去吃茶。夏丏尊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正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李叔同内心顿时受到很大的触动。民国五年（1916年），李叔同读到日本有关断食（即辟谷）的文章，称断食为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认为值得一试，便在十一月间择定虎跑寺为试验地点，断食二十余日，不但毫无痛苦，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好似脱胎换骨过了，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竟因此治好了纠缠多年的神经衰弱症。这无疑使他道心大增。实际上，李叔同体弱多病，自认不能长寿，也是他决意出家、早证菩提的一个隐由。远离浊世，寻找净土，这与其清高的性格也恰相吻合。断食期间，李叔同对出家人的生活方式非常喜欢，而且真心羡慕，对于素食也很有好感。因此这次断食便成为了他出家的近因。

然而，真要出家，李叔同仍有不少挂碍，他的发妻俞氏和两个儿子李准、李端在津门还好安排，而他的日籍夫人福基则不好打发。福基曾求过，哭过，或许还闹过，但李叔同心如磐石，志定不夺。

李叔同于民国七年（1918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法名演音，法号弘一。当年七月，他正式出家。出家前，他将油画美术书籍送给北京美术学校，将朱慧百、李苹香所赠诗画扇装成卷轴

送给好友夏丏尊，将音乐书和部分书法作品送给最器重的高足刘质平，将杂书零物送给丰子恺，将印章送给西泠印社。出家之后，他自认“拙于辩才，说法之事，非其所长；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耳”。

但是，李叔同的突然出家却引起了外界不少猜测和评议。丰子恺的猜测是“（他）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这只算是挨边的话。南社诗人柳亚子对故友弘一法师的苦行精修更是从未表示过理解。他认为，一位奇芬古艳、冠绝东南的风流才子什么不好干，却“无端出世复入世”，偏要“逃禅”，是不可理喻的。缺少宗教情怀的人总归这样看不明白，何况是纯粹诗人性情的柳亚子，临到晚境，他处处随喜，吟咏诗词，吹牛拍马，依然相当顺手，更加自得其乐，若让早早觉悟的弘一法师看了，只会摇头，轻轻地叹一口气。柳亚子深深惋惜这位披剃出家的东南大才子过早收卷了风流倜傥的怀抱，使中国文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殊不知，作为智者，追寻灵魂和性命的究竟意义自是高于一切之上。柳亚子迷恋红尘，终未参透此中的玄奥，也就不奇怪了。

李叔同出家后，谢绝俗缘，尤其不喜欢接触官场中人。四十六岁那年，他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法师的师父寂山法师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法师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张宗祥自然只吃到了一道好不扫兴的闭门羹。弘一法师五十八岁那年，居青岛湛山寺，市长沈鸿烈要宴请他，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杖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

中甚不宜。”这一回，市长的面子倒还有地方好搁。

弘一法师深恐堕入名闻利养的陷阱，他律己极严，从不轻易接受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以免自己变成个“应酬的和尚”。因此每到一处，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入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几倍。除却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受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净资，也全都用来印佛经。夏丏尊曾赠给他一架美国产的真白金水晶眼镜，他也送给泉州开元寺，以拍卖所得的五百元购买斋粮。弘一法师对重病视若无事，每天照常工作，并曾对前往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他这样虔诚的宗教情怀岂是普通僧人可及？

“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是弘一法师所书的偈句，其光风霁月的怀抱历历可见。

具足大悲心的高僧虽超尘脱俗，但身处乱世，绝不会无视生民的苦难。弘一法师早年作《祖国歌》，发誓“度群生哪惜心肝剖”，其爱国心老而弥坚。1941年，弘一法师作《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题记，再次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舍弃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爱国之心不泯，护佛之志尤坚，弘一法师晚年的精神力量即凭此得以充分外现。

五十六岁时，弘一法师即对自己的后事有明确的处分，其弟子传贤有绘貌传神的描述：“师当大病中，曾付遗嘱一纸予贯云：‘命终前请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体洗面。即以随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坳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及至1942年10月10日（旧历壬午年九月初一），西归前三天，弘一法师手书“悲欣交集”四字赠送给侍者妙莲，是为绝笔。这四个字完整地表达了他告别人世前的心境：悲的是世间苦人多，仍未脱七情六欲的红火坑；欣的是自己的灵魂如蛻，即将告别娑婆世界，远赴西方净土。他在致夏丏尊、刘质平和性愿法师的遗书中都附录了两首偈句：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忘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第一首是警劝他们勿要执迷于人生表象，如此而想获取正觉正悟，无异于南辕北辙；第二首是对自己灵魂得到美好归境颇感欣慰。大智者的告别仪式的确有些不同，弘一法师大慈大悲的临

终关怀（反过来，是死者关怀生者）给人留下了至为深切的感动。

在纷争不息的乱世，在名缰利锁的红尘，弘一法师堪称为佛门龙象，他究竟开解了多少欲海中迷溺的心灵？这个基数应该是不小的。他涅槃了，灵魂却久久盘旋于大地之上，迟迟不肯飞向天国，依然满怀着悲悯，俯瞰这不完美的尘世，为苦苦挣扎在红火坑中的众生默默祈福。

听，那缥缈的歌声又从远处传来，惟剩苍凉别梦。酒杯已空，余欢将尽，还残留下多少回忆的温馨？该上路的终归要上路，该告别的终归要告别。人生是一段不长不短的夜行，惟独智慧才是我们手中的明灯，所以要学佛（“佛”的原意是“圆满的觉悟”），所以要修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的原意是“抵达彼岸的智慧”）。极少数人修持了慧业，经历这段夜行之后，便能抵达光明的净土。弘一法师无疑便是这极少数成就者中的一个：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觞残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人生是一场为了告别的宴会，让我们别把欲望满满的肉身看得太重，别把此时此际的享乐看得太重，且为各自灵魂的出路设想得更周全些吧。

（一夫摘自《书屋》2004年第4期，本刊有删节）

生命

喻丽清



终点是不可言语的静。起点是无端莫名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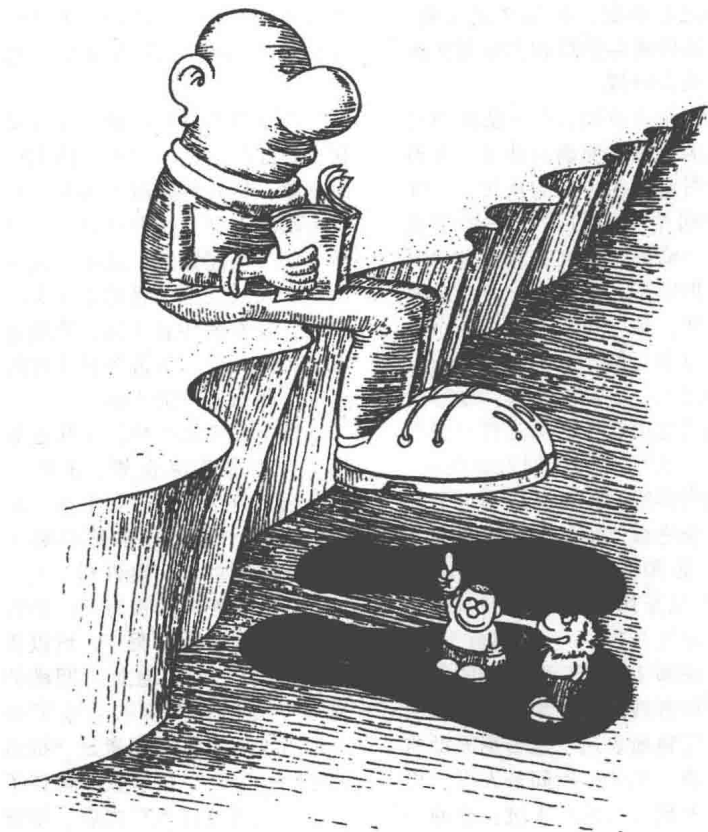
于是你呱呱坠地，你静默逝去。一切未静止之前，你总是想尽方法去动。于是有喜剧，有悲剧。生命是一片喧哗。

在不该挥霍的时光，你挥

霍着错误与悔恨。时间似水长流，而生命却要归还。

怎样经营，盈亏得失，是你自己的事。生命不过是上苍借你一用的资本。

（李茜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把寂寞缝起来》）



两姐妹去算命。

“你3年前被人倒了一笔钱。”算命先生对妹妹说。

“是啊！您算得真是太准了。”妹妹击掌称好，旁边的姐姐却有了意见：

“我当年跟妹妹一起被倒掉，您为什么没看出我呢？”

算命先生一笑：“请问，当时是你比较伤心，还是你妹妹比较伤心？”

“当然是她！她差点气得跳楼。”姐姐说，“至于我，钱嘛！身外之物我看得开！”

“这就对了！那笔倒掉的钱，伤了她的命，没伤你的命，所以只在她的命上留下疤痕。”

两兄弟去算命。

“明年3月，你们都要发一笔财！”算命先生说。

铁口 相士箴言

●刘 墉

二人兴冲冲地走了。

第二年的4月，两兄弟又登门。

哥哥一见面就道谢：

“您真是金口，我果然在上个月接了笔大生意，赚了不少。”

弟弟却直叹气：

“我上个月在办公室摸彩，中了1000元钱的小奖，难道也算发财吗？”

“当然算！”算命先生说，“同样的财运，也要看你怎么去把握。运气就好像火种，可以点亮一支蜡烛，也可以点燃一个火把，点爆一个火药库。当运气到了的时候，正巧你哥哥在努力做

生意，所以点亮他的生意；正巧你在摸彩，于是让你中了奖。”

某人去算命。

“您正当运，挡都挡不住！”算命先生道喜，“惟一要注意的是，别跟也正当运的人斗。两虎相斗，必受伤！就好比钻石戒指不要跟钻石戒指摩擦一样的道理。”

“那么表示我可以跟不当运的人去斗？”

“那也不行！”算命先生沉吟了一下，“当运的人去欺侮不当运的，是不厚道。不厚道的人，运走不长！”

“照您这么说，我和谁也不能斗了？”

“可不是嘛！人在运上，愈要谦冲自牧，不但不能斗人，即使有点小亏，也不妨吃着。”算命先生笑道，“有福气，不独享，让大家分享，福泽才绵长！”

某人去算命。

“你这一年，运气特佳，无往不利！”算命先生说。

一年没过，某人怒气冲冲地跑来：

“你说我运气好，可是你知道吗？我上个星期差点没命！”

“你到哪儿去了？”

“我去了中美洲的战区。”

“这就是了！”算命先生请那人坐下，“你想想看，从古到今，有多少算命的，他们为什么没算出唐山大地震，也没料到南京大屠杀？按说他们早应知道许多唐山和南京的人，将在同一个时间死，能算出将会有大灾难来临，他们为什么没能预知呢？”算命先生叹口气，“如果一个好命的人，偏爱跟亡命之徒在一起；或一个好运的人，碰巧和一群坏命的人搭飞机，那一个好命是敌不过许多坏命的。天灾、人祸也是这样。个人的命再好，碰

比三个商人更精明的专家

● 蒋光宇

1999年4月5日，美国谈判专家史蒂芬斯决定建个家庭游泳池，建筑设计的要求非常简单：长30英尺、宽15英尺，有温水过滤设备，并且在6月1日前竣工。

隔行如隔山。虽然谈判专家史蒂芬斯在游泳池的造价及建筑质量方面是个彻头彻尾的外行，但是这并没有难倒他。史蒂芬斯首先在报纸上登了个建造游泳池的招商广告，具体写明了建造要求。很快有A、B、C三位承包商前来投标，各自报上了承包详细标单，里面有各项工程费用及总费用。史蒂芬斯仔细地看了这三张标单，发现所提供的抽水设备、温水设备、过滤网标准和付钱条件等都不一样，总费用也有不小的差距。

于是4月15日，史蒂芬斯约请这三位承包商到自己家里商谈。第一个约定在上午9点钟，第二个约定在9点15分，第三个约定在9点30分。三位承包商如约准时到来，但史蒂芬斯客气地说，自己有件急事要处理，一会儿一定尽快与他们商谈。三位

承包商只得坐在客厅里一边彼此交谈，一边耐心地等候。10点钟的时候，史蒂芬斯出来请承包商A先生进到书房去商谈。A先生一进门就介绍自己干的游泳池工程一向是最好的，建史蒂芬斯家庭游泳池实在是胸有成竹，小菜一碟。同时，还顺便告诉史蒂芬斯，B先生曾经丢下许多未完的工程，现在正处于破产的边缘。

接着，史蒂芬斯出来请第二个承包商B先生进行商谈。史蒂芬斯从B先生那里又了解到，其他人提供的水管都是塑胶管，只有B先生所提供的才是真正的铜管。

后来，史蒂芬斯出来请第三个承包商C先生进行商谈。C先生告诉史蒂芬斯，其他人所使用的过滤网都是品质低劣的，并且往往不能彻底做完，而自己则绝对能做到保质、保量、保工期。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就好鉴别。史蒂芬斯通过耐心地倾听和旁敲侧击的提问，基本上弄清了游泳池的建筑设计要求，特别是掌握了三位承包商

的基本情况：A先生的要价最高，B先生的建筑设计质量最好，C先生的价格最低。经过权衡利弊，史蒂芬斯最后选中了B先生来建造游泳池，但只给C先生提出的标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谈判终于达成一致。就这样，三个精明的商人，没斗过一个谈判专家。史蒂芬斯在极短的时间内，不仅使自己从外行变成了内行，而且还找到了质量好、价钱便宜的建造者。

这个质优价廉的游泳池建好之后，亲朋好友对其赞不绝口，对史蒂芬斯的谈判能力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史蒂芬斯却说出了下面发人深省的话：“与其说我的谈判能力强，倒不如说用的竞争机制好。我之所以成功，主要是设计了一个公开竞争的舞台，并请三位商人在竞争的舞台上做了充分的表演。竞争机制的威力，远远胜过我驾驭谈判的能力。一句话，我选承包商，不是靠相马，而是靠赛马。”

（钱 虎摘自《南京晨报》2004年4月14日）

到天灾人祸，也是挡不住的！”

那人怒气平息了，算命先生送他到门口，叮嘱他说：

“人命易算，天命难测！自求多福，趋吉远祸！”

五

某人去算命。

算命先生看到他的生辰八字，才屈指，就摇了摇头：

“恕我直言，你恐怕过不了55岁那关！”

事隔多年，那人已过60，事业发达、身体健朗，笑吟吟地又在命相馆出现：“您还记得我吗？您曾经说我活不过55岁。”

算命先生一惊，再问一遍生辰八字，算了许久：

“没错啊！你应该过不了55啊！除非你是个大善人。”

“难道我这些年行的善事，可以改命？”

“当然！许多人的坏运，都因为你的善行而改好了，你自己

的运能不改吗？这世界就像水，总是平的。你今天送出一些水，明天又送出一些水，虽然是注进别人的水面，那水还是要回流的。回流之时，常是你缺水的难关。”算命先生长身一揖：

“命由己作，福由心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大善人的命，难从天定，更由不得我算了！”

（慕 刚摘自接力出版社《冲破人生的冰河》一书，魏 克图）

救命的心脏在2000英里外

5岁的波吉是华茨夫妇最小的女儿，因为她出生在情人节那天，父母称她是“上帝赐予的爱”。然而在波吉3岁那年，一次高烧“烧”坏了她的心脏，患上心脏静脉粥样梗阻。惟一的治疗方法是做心脏移植，但是两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出现合适的心脏。

2003年底，西雅图的冬季来得特别早，天气格外寒冷。11月底，西雅图的城市建筑和街道已经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衣。波吉的病情极度恶化，西雅图伊威诺顿中心医院的帕翠克医生告诉华茨夫妇：“波吉心脏病变非常快，超出了我们预计。她最多只能活几天了……”

寻找一颗拯救波吉性命的的心脏迫在眉睫！为了找到这颗心脏，帕翠克医生时刻关注着美国医疗网上的心脏捐献者名单，她祈祷在波吉生命的最后关头，出现一颗可以给她移植的心脏。

又是7天过去了，那颗心脏仍未出现。波吉的心脏跳动得越来越微弱，仿佛一片雪花就能带走她的呼吸。12月5日，帕翠克医生心情沉重地对华茨夫妇说：“波吉最多只能活一天了。如果在24小时内依然没有心脏可供移植，她的心脏就要停止跳动了。”

尽管如此，医生们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他们依然时刻守候在电脑旁边，关注名单的变化。12月5日深夜，西雅图伊威诺顿中心医院一片寂静。帕翠克医生还在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她不敢错过任何新的捐献者的出现。为了提神，她给自己冲了杯咖啡。就在这时，电脑上的心脏捐献名单突然闪了一下，一个新的名字出现了：杰克，男，9岁，A型血……帕翠克医生惊叫道：“这颗心脏很适合波吉！”医生们的眼睛同时亮了。是的，这颗心

送风 心雪 脏千里

脏正是波吉等待了3年的救命之心！

这颗心脏的主人是个名叫杰克的9岁男孩，他住在距离西雅图2000英里的米乌克兰依市。12月5日夜里，两年前不幸患上罕见肺病的杰克，只剩下几个小时的生命了。医生问杰克的父母是否愿意将儿子的心脏捐献给别人，他们同意了。

露琪医生那天值班，她32岁，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女医生。当天深夜，她就及时上网把杰克的名字贴在心脏捐献者名单上。

帕翠克医生立即与露琪取得联系，希望他们能在杰克死后把他的心脏捐献给波吉。露琪同意了，她向西雅图的帕翠克医生保证：“请放心，我一定亲自坐飞机把心脏送到西雅图。”

一颗心脏离开身体后24小时，就很难移植成功了。从米乌克兰依市到西雅图乘飞机只要两个小时，按说时间非常充裕，但谁也没想到，一场始料不及的暴风



雪让原本简单的运送变得无比艰难。

那天起飞的惟一一架飞机

12月5日深夜，一场猝不及防的暴风雪袭击了米乌克兰依市。这天是本市30年来天气最恶劣的一天，风速达到每小时60英里。暴风雪所到之处，公路被淹没，电线被压断……

12月6日8点10分，杰克被宣布脑死亡，医生从他还温热的身体里取出一颗拳头大小的健康心脏，装进一个特制的不锈钢冷冻器内，交给露琪医生。

暴风雪依然肆虐着这座城市，注视着窗外的大雪，露琪担忧地思忖：“这么大的雪，飞机还能起飞吗？”她给米乌克兰依市的伦贝尔机场打电话，机场值班人员告诉她，由于雪太大，机场关闭，所有的班机都停飞了。露琪医生恳求说：“我今天必须把一颗心脏送到西雅图，这关系到一个小女孩的生命。请你们想想办法！”